

谭梅 著



绽放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

绽放

谭梅 著
华艺出版社

绽放

目次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绽放 / 谭梅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8. 9

ISBN 978 - 7 - 80252 - 065 - 3

I. 绽… II. 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395 号

绽 放

作 者: 谭 梅

责任编辑: 宋福江

封面设计: 张春宇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 编: 100083

电 话: 010 - 82885151 - 222; 82885023

E - mail: fujiang_song18@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3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52 - 065 - 3/I · 491

定 价: 3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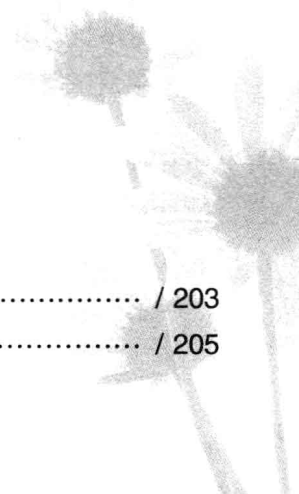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绽放

目 录

爸爸和妈妈	003
妹妹	031
十岁	045
童年 / 044	
象牙塔 / 060	
天津“轮船事件” / 075	
宠物情缘 / 078	
二十岁	083
我的老东西 老东西——我的他 / 083	
家有吾女初长成 / 100	
初为人师 / 121	
泣别讲台 / 124	
下海 / 126	
青涩诗语 / 132	
三十岁	145
民政事业 / 145	
拍照偶感 / 160	
香港奇遇 / 162	
爱的箴言 / 168	
四十岁	175
城里的月光 / 175	
爱满人间 / 185	
恬谈一刻 / 188	
四十年人生感悟	189
关于自己 / 189	
关于生命 / 191	
关于生活 / 191	
关于容颜 / 194	
关于女人 / 197	
关于幸福 / 202	
新兵入列	203
结 语	205



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味道，一束孤独的灯光泄在桌上，泛着柔和的桔黄色，冲破了些许的冷。茶仙子们在水中起起浮浮地舞着，杯口一柱热气，袅袅盘旋着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夜色如墨，从天穹一泄而下。包裹着我。

站在“香堂”的天台上，半个月亮，真的是半个月亮挂在天边，偎在黄纱里。路灯的光照在已泛红的爬山虎上。深秋了，风竟一点也不凉，柔软地拍着我的脸。一架满载着憧憬的飞机，冲破了夜的宁静，迎着满天的星子，向远方疾驶。

我被这种氛围所浸染，重新做回桌前，思绪扯着我，与那些远逝的岁月对往……

爸爸和妈妈

2007年的暑假，带着女儿去湘西看望在那工作的老东西。闲时看了老爸推荐的一本名叫《侦察连》的书。阅后深受感动。序的题目是《山东人万岁》。着实称赞了山东人的血性、耿直、无畏。《侦察连》讲的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中，山东人拿起大刀长矛和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抗争。而我的爷爷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1941年，爷爷参加了山东临朐县的敌后武工队。在密密的高粱地里打鬼子。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45年爷爷用身上三处的枪伤把鬼子赶回了日本岛国。但人民尚未展开笑脸、好好享受被解放后的欢愉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破裂，国民党把矛头指向共产党，战争的烽火又肆虐于山东等老根据地。

山东作为抗日根据地在1945年就解放了。面对如狼似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，为了保存主力，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山东。1946年山东形势恶化，“胡汉三”一类的还乡团趁机卷土重来。爷爷他们撤离到深山里打游击，继续着与国民党的对峙，而在敌占区的奶奶在白色恐怖中决然地承担起了保护儿女的责任。

武工队撤离后，为保护抗日家属，党组织采取了“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”的方针，把抗日家属安排到各个村里的伪保长家中。要求这些保长要保护好家属们，否则武工队会用最快的办法处置那些告密者。不久一位抗日的家属被保长出卖，当天夜里武工队就潜入到伪保长家里，将其枪决。在这年的秋天，我的亲奶奶带着我爸爸和刚出生不久的叔叔也被组织安排

到村里叫“宝贝”的保长家里。

夏末秋初，本该是收获的季节，可在连年战火的烘烤下，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撕破了衣裳，赤裸着胸膛，荒芜着。随处可见的破砖碎瓦横亘在四处。一簇簇的杂草倒像是撒了野的孩子在田间地头疯长着。一只乌鸦瞪大着如灯的双眼在树梢上嘶鸣。

阴历7月15日，是旧历的鬼节，按惯历要吃包子（我们老家把饺子称作包子）。女人们在屋里忙活着。爸爸很懂事，身上穿着一件七疮八孔的破单衣，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搬家。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噜噜地叫着。爸爸小声地自言自语：“别叫了，该吓着蚂蚁弟弟了。”从屋里飘出的一阵肉香，让爸爸深吸了一口气：“好了，再忍一会儿，再忍一会儿，就快有好吃的了……”。战争让一个5岁多的孩子过早地饱尝了艰涩与饥寒。

奶奶一边拉风箱，一边往灶里续着柴火。大柴锅往四下窜着热气。虽然饥荒让奶奶面有菜色，但在火苗的映衬下，奶奶仍旧显得那样端庄而秀美。

“娘”！从院子里传来一声惊恐的叫声，让奶奶一下子从灶台边弹了起来。奶奶冲到门口，一下子与奔进屋里的爸爸撞了个满怀。奶奶朝院子一望，有五、六个还乡团闯进了宝贝家。宝贝他娘见来了挎枪的人，急忙从屋里端出了两碗包子，向一位头目模样的土匪说：“同志，吃包子”。还乡团听罢，大骂道“什么他妈同志！”一把把宝贝他娘推了出去。宝贝他娘见说走了嘴，连忙陪不是，改口道“哎呀，看我老糊涂了，是长官。来吃包子”。还乡团端详了半天，一把夺过饭碗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吃完，把碗一扔，在院子里四下翻腾起来。忽然，一个还乡团从奶奶她们住的隔壁房间里翻出一件黄军装，那个吃包子的还乡团退后一步，一下子拔出枪，指着宝贝他娘问：“这是什么？这家人哪去了？”听到这，奶奶的手不自觉地紧紧抱住了爸爸的肩膀。那件军装是爷爷上次回来时走的匆忙，忘记带走了。宝贝他娘是个很机警的女人。她略一沉，一拍大腿，“哎呀，他们是我家的长工。早就走了。谁知道他们从哪捡的这破衣服。说不定是从死了的解放军身上扒下来的呢。”那个还乡团一下子甩掉了挑在刺刀尖上的那件衣服。煞有介事地用手捂着鼻子。那个头目样的人一转身看着正在吃包子的奶奶他们，“这是你什么人？”“这是我的姑娘，走六月”。还乡团东看西

瞅，又胡乱地翻腾了一阵，见没有啥收获，悻悻地走出了院子。

就这样，奶奶带着爸和叔叔在保长家住了半年。在这半年里，周围村子又有好几位抗日家属被伪保长因为出卖。爸爸他们命大，得到了宝贝一家的保护，一直有惊无险。由于保护抗日家属有功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，宝贝一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。

但在那一年之后，由于队伍里出现了叛徒，为安全起见，宝贝家已不能再住了。没有办法，裹着小脚的奶奶只好带着爸爸和叔叔，跟着武工队的后面到处躲僻着敌人。

天渐渐冷了。满目的绿色被褐黄色的落叶所替代。齐鲁大地疮痍满目，被抛弃在西北风的呼啸中。

奶奶一手拉着爸爸，一手抱着年幼的叔叔。被裹小的脚，支撑着瘦削的奶奶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荒山里奔跑着。风刺骨的冷，吹乱了奶奶的头发。可眼神中透着山东女人特有的坚忍与顽强。她的男人在打仗，她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他的儿子，保护好谭家的根。

奶奶带着两个幼子，饿了就两把山果，渴了喝几口山泉。困了找个避风的山旮旯，一个胳膊护着一个，躺下就睡。

这样的日子，一直持续到1948年的夏天。

1947年秋，解放军在打孟良崮之前想打下临朐城。但由于对敌形势估计不够，一个小小的临朐城打了七天七夜也未攻下。老天也来作障，一连下了7天7夜的暴雨，米河里的水全都暴涨，湍急的河水将河两边的树连根拔起。后续部队增援不上，解放军死伤无数。米河的水被烈士的鲜血染得通红。

蒋介石飞临敌军上空，嘉奖守军。这场战争是我军战史上较为惨烈的一次。

每每说起这次战役的惨烈，我的爸妈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

1956年6月在五井小学门前留影（前排左一为爸爸）

爷爷他们的武工队在这次战役中几乎都牺牲了。爷爷腹部受了重伤。好歹捡了一条命。

1948年，齐鲁大地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，又成了解放区的天。已7岁的爸爸在谭家小村村头的小学校上了初小。

爷爷在村里当了支部书记。由于刚解放，工作千头万绪，经常忙得几天回不去家。

奶奶带着爸爸、叔叔及刚出生的姑姑享受着和平安宁的生活，其乐融融。奶奶个子不高，又是小脚，但是奶奶生性要强，一个人支撑起了全家的重担。可是灾难随着1950年春节的临近，一步步逼近了这个刚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的家庭。

在我们老家，过年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，可以穿新衣、戴新帽，可以吃到平日里吃不到的荤腥。从进入腊月开始，整个村子里都弥漫着肉香、米香。按旧历，在整个腊月里是不能做大饭的，要提前做出一个月的粮食来：馒头、煎饼。那时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机器与工具，全是靠家里的女人们的双手。所以对大人们特别是像奶奶她们女人来讲，过年不仅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，更多的意味着辛苦与劳累。白天奶奶要推磨，将粮食碾碎，然后做主食；将肉煮好，切成块，然后用面裹上下油锅炸，我们叫“泃肉”。正月家里有亲戚来时，把泃好的肉加入适量的水、山药，最后洒上葱

花就是一道可口的下酒菜了。

白天忙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奶奶把孩子们哄睡了，继续着她的营生。奶奶坐在炕边上，用手里的针拨了一下油灯头，如豆的灯霎然抖了一下，光亮强了一些，发出了昏黄的光。奶奶轻手轻脚地从筐箩里拿出爸爸的新棉袄，娴熟地穿针引线。昏暗的煤油灯，发出了“嘶嘶啦啦”的声响。叔叔一脚踹开了被子，奶奶忙放下手的活计，拍着叔叔的小屁股：“睡着了，还淘气！”替叔叔盖上被子，又顺手替爸爸、姑姑掖好被子，无限怜爱地望她的三个宝贝。奶奶揉了揉发涩的双眼，打起精神，又到灯前，一针针地缝起来。

接下来，23要扫房、25过小年，要祭拜神灵、找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写对子、贴对联。爷爷一直在县里参加干部会，爸爸叔叔又小，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了已经又有身孕的奶奶身上。

爸爸和所有的小孩子们一样，在欢天喜地地盼着过年。

但当所有的一切准备停当的时候，过度的劳累让奶奶病倒了。奶奶不停地咳嗽，有时咳得几乎在背过气去。但当时奶奶怀有身孕，不敢吃猛药，大家又都在忙着过年，谁也没有在意。爷爷找了村里的老中医，吃了几副中药。但病魔缠住了奶奶，奶奶高烧一直不退，烧了三天，发展成了肺炎。对于现在的医疗条件来讲，肺炎根本不是会要命的病，但在那时，肺炎已足以夺命。

腊月29，当爸爸一如往常，一边喊着：“娘，俺回来了”，一边跑进家门，可满屋的悲怆让爸爸的笑凝固在了稚嫩的脸上。爷爷缓慢地走过来，一双粗大的手，颤抖地抚在了爸爸的头上……

对于奶奶，爷爷一直讲愧欠得太多太多。跟着爷爷没过上一天好日子，没享一天的福。日子刚好些，可奶奶竟忽然地离开了她所挚爱的儿女们。还有那尚未出世的腹中的婴儿。

奶奶走时，刚刚36岁……

年仅九岁的爸爸成了没有娘的孩子。过了一个极其凄惨的新年。

奶奶的病去，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，爸爸只好辍学在家，一要帮助爷爷打理家里的七分烟地，二要照顾年幼的弟弟、妹妹。每当从村里的小学走过，那琅琅的读书声，都会让酷爱读书的父亲迈不开步子。可爸爸很懂事，从未和爷爷吵过。空闲时，就拿出以前的课本，津津有味地读了一遍又一遍。书角被他翻腾得都卷翘了起来。

直到现在，爸爸也是嗜书如命。

过了两年，后奶奶过了门，爸爸终于可以背起书包，继续他的求学生涯。

1956年秋，爸爸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刚成立的临朐二中，成为了首届毕业生。

1960年，妈妈经媒人介绍，认识了正在山东泰安林校（现为泰安林业大学）读书的爸爸。

妈妈一直是很瘦的。一米六的个子，一直八、九十斤。到了六十岁时才开始胖了一些。妈妈年轻时很漂亮，到现在皮肤也很好，细细的，白白的。妈妈的外号叫“气死太阳”，怎么晒也晒不黑。老姥爷、姥爷都会一手漂亮的木匠活。在农村，谁家盖房、婚丧嫁娶都要置办家具，于是姥爷们都是座上客，被好吃好喝地被伺候着。家里的大姨、二姨又都已成了整劳力，所以妈妈家和爸爸家比起来富裕多了。

记得我很小时走姥姥家，小西屋里有一架留声机，是带指针的那种。每次去，我都要缠着姥爷给我放戏文听。只见姥爷把指针往唱盘上一放，就有个美妙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。我绕着留声机转来转去，在极力地给自己一个解释：这声音是从哪发出来的。姥爷见状，总是会怜爱地说：院梅啊，别找了，是仙女在唱歌。

所以小时候，我特愿意走姥姥家。虽然从爷爷家到姥姥家需要下步走一个多小时。可我还是乐此不疲。因为姥姥家有让我好奇的玩意，让我着迷。

1961年春节，爸妈在临朐五井镇的民政局领了结婚证。登记那天，为显得正式，爸爸向同学借了一身学生兰制服。爸爸很瘦，而那衣服明显肥了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吃不饱，脸还带着菜色，但这些一点都没有遮盖掉爸爸的精干，特别是瘦削的脸上那一双眼睛格外有神采。妈妈粉白的脸上，透着青春少女的娇羞。白底红花的棉袄下，脚上一双墨绿色的绣花鞋把妈妈打扮得得体、可人。在民政局，登记的人问爸：“同意和朱桂香结

婚吗！”爸没说话，登记员又问：“朱桂香，你愿意嫁给谭悦新吗？”妈妈也没说什么。登记员抬起头两眼梭视了一下两个年轻人，“都没意见是吧？”啵，大章印下去，结婚证就办完了。



1964年5月爸妈照于山东胶南王台

当时两人从认识到领证，一共才见了三次面。

后来妈妈和爸吵嘴，总会说：“登记的那人问我，我也没说同意嫁给你啊，就把结婚证办了！”。“那你也没说不同意啊。别委屈了，你该着是我老谭的媳妇啊！”

恩爱的爸妈总是在这种调侃中，化解着生活中出现的摩擦。

按说当时妈妈家的光景，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，其实可以找一个家境更好的。妈妈也讲，当时村里也有几个小伙子追求她，可她就是看不上。爸年轻时很瘦，用妈妈的话讲，“三根筋挑着一个头”。爸爸从小就没有了亲娘，在农村孩子没有了亲娘，“小白菜”就成了代名词。“小白菜”们的痛苦是正常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所不能体味的。后来妈妈嫁过去之后，提起爸爸的名字旁人不知道，但一说是村里那个从小没有亲娘的孩子就都知道是谁了。

后奶奶进门后，一直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，待爸爸及叔叔、姑姑如同己出，从没有打骂过他们，但缺少亲娘的日子毕竟不好过。后娘再好，从感情上讲总是不如亲娘。

其实，从时下来看，再婚后，夫妻两人出现矛盾的冲突点中，子女的感情归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毕竟血脉相承中，有一些情感的细微末节是

绽放



1969年冬爸爸全家照于山东临朐（坐者是爷爷 后排从左到右依次是姑姑 爸爸叔叔）

无法说道清楚的。

当然，当时谁都不会相信一位其貌不扬的没有亲娘的穷学生，会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将！

爸爸在上林校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的母亲给爸做了一双“物拉子”（类似于现在的棉鞋），让从未穿过棉鞋的爸爸，第一回体会了原来冬天也可以不冻脚的。

这双“物拉子”让爸爸感恩了一辈子。他的那位同学从转业找工作，一直到他的两个儿子，一直得到了爸的关照。

三年的自然灾害让正在长身体的爸爸包偿了饥饿的痛苦。

1961年济南军区67军到林校招兵，爸爸想参军，征求爷爷的意见，可身为村支书的爷爷却表现得让爸爸不解：爷爷坚决反对爸爸从军。是战争让爷爷体味到作为军人的危险与艰苦。正像很多家长不愿让子女承续父业一样，是因为有许多的苦难只有入了行才明白。但是从军的愿望让孝顺的爸爸违背了爷爷的意愿，执意入了伍。其中很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因为部队可以吃上饱饭。爷爷一气之下，第一年竟然一次也没有去探望过爸爸。直到第二年，思念让爷爷摒弃了前嫌。

同年7月，爸爸成为67军201师602团三营营部通信排的一名列兵。

1964年11月，爸爸提干。成了一名排长。

儿时记忆里爸爸总是很严肃的。记得在我三岁多的时候，随妈妈到胶南县看爸爸。一天晚上，妈妈准备包饺子。为了哄我，妈妈顺手也给了我一块面。我跪到椅子上，在案板边学着妈妈的样子，兴致勃勃地揉搓着。妈妈被我的样子逗乐了，用带面粉的手点了一下我的小鼻子，“梅可真听话！”妈妈快包完的时候，爸爸下班回来，“哟，梅也会干活了！怎么搞得这小鼻子上都是啊。”一边笑着一边抱起我来，擦着我鼻子上的面粉说：“什么馅的，闻着真香”。走到餐桌前，看着盖帘上的饺子，爸爸忽然来了灵感，对我说：“来，红梅，爸爸教你数数。我们一起数数看有多少个饺子。”

结果教了一遍又一遍，我每次只会数到20，以后就怎么教也不会了。教了大约四五遍，爸爸的爆脾气上来了，一把把我手里玩的面团抢过来，

使劲地往案板上一扔，铁青着脸道：“教了这么多遍还不会！到里屋去，想会了再出来数！”我着实害怕了，“哇”地哭了起来。妈妈一把抱过我来，抹着我脸上的泪，心痛地说：“她刚几岁啊，不会就不算了。看你吓着孩子了。”这以后，很怕家里再吃饺子，只要吃饺子，我就躲得远远的假装很听话的样子，恐怕再让我数数。不过这以后，爸爸再也没让我数过数。

爸爸第一次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夭折了。不过都说三岁看老，真是有道理，这辈子，数数一直都数不好。

1970年5月8日，爸爸到了北京。随67军军长李永清同志到第一机械工业部“支左”，做了部长秘书。

爸爸作为部长秘书，不仅要负责首长的生活，也要负责各种文件的起草。同时，爸还要经常陪同部长到外地去考察。即使爸在家，可我睡得早，起得晚，经常好久也见不到爸爸一面。经常是我睡了，爸爸刚回来。早上我还没起床，爸爸已经上班了。我不知爸爸在忙什么，似乎对爸爸的来去也不是很关注。感觉好像有了妈妈就足够了。爸爸留下的痕迹，往往是在爸的写字台上：我经常能看到满满一烟缸的烟头。在烟缸四周还散落着许多烟灰。

有一天晚上，睡了一觉我起来上卫生间，应该是凌晨二、三点钟了。睡眼惺忪的我，看见爸的房门半掩着。好奇心让我蹑手蹑脚地走近门边，只见屋里烟雾缭绕，爸一边翻阅着面前摊开一堆的文件，一边眉头紧锁，在思考着什么。另一只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烟灰烧得很长。思索了一会儿，爸爸在纸上急促地书写着。那时，没有电脑，多长的文稿都是一笔笔写出来的。烟没有抽，但还在着着。没有过滤嘴的烟烧到了尽头，爸爸猛地一抖手，连忙把烟掐灭了。

屋里很静，只有墙上的钟在历行公事地摇摆着，发出千篇一律的声响。

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每次烟抽到还剩三分之一时，不论是多好的烟，他都会掐灭。常常在烟灰缸里支棱着若干半长的烟。开始以为是太过奢侈，问他，他说：以前写东西，常忘了手里的烟，被烫过好几次。所以落下这么个习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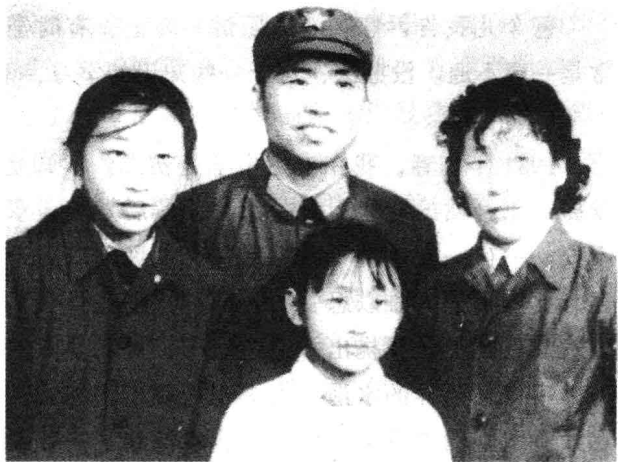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也是如此。

爸脾气很急，但是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往往不等你气消，爸爸已经来哄你了。

那年我们住在西单北大街的缸瓦市粉子胡同。

一个周末，爸想带我们去看电影。那时，二炮的电影院在南礼士路。没有公车可直达。怎么办呢？爸建议他和妈各骑一辆自行车，我和妹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协商好，爸带我，妈带妹妹。开始启程了。爸骑上车，骑了两步，我从容地跳了上去。我经常蹭同学的车坐二等，因此我和爸这组没问题。妈和妹就不妙了，妹妹刚上小学二年级，不会跳车，只能先坐在后座上，然后妈妈再骑上去。妈妈到北京后才学会的骑车，不知摔过多少次。带人对妈妈来讲更是高难度的动作。妈妈又怕摔着妹妹，就更紧张了。一骑上车，车把就左右摇摆不停，吓得妈妈赶紧往车下跳。还没站稳，一辆汽车从妈妈身边急驶而过，吓得妈妈脸都白了。就这样上上下下好几次，也没成功。爸一看急了：“换换，我带咏梅，你带红梅。”可结果仍是一样，妈妈就是不敢骑。爸怒了：“怎么搞的！算了算了，回家，不看了！”妈妈急得都出了汗，可并没见爸一句安慰话，回到家，越想越委屈，坐在床边抹起了眼泪。爸一见，气好像一下子全消了，连忙过来哄妈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对，不应对你发火。别生气了。”妈妈的气还没消，一转身继续哭着说：“你还说我，又不是我愿意这样，我就是害怕，怎么办啊？”这次看电影事件在爸爸再三的道歉中结束了。不过很快妈妈就学会了骑车带人。其乐融融地去礼士路看电影，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，那可是我们每个周末都热切盼望的事。

爸在上中学时学习成绩很好，因此，直到



1977年全家福（摄于北京）

上初二，除了英语我的功课爸都能给我辅导。

但是，每次请教，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
初二开学，新开了物理课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一开课就让我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一次小测验，物理考了48分。教师要家长签字。怎么办啊？我看着卷子发愁。今晚挨批是免不了的了。我鼓足勇气，壮着胆子，把卷子举到爸面前：“爸，没考好。”爸拿过卷子，先看了一眼成绩，脸一下子拉长了。看得出来，爸在忍着气：“来，爸和你一起分析一下，为什么错这么多，找找原因。”爸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开始讲解。我紧张极了，眼看着卷子，只看见爸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卷子（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，爸抽的烟都没有过滤嘴。时间长了，爸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被熏得黄黄的）。爸爸的手指有时轻，有时重，有时点一下，有时点二下。讲了一会儿，爸问我听懂了吗？我忙点头。“那好，再给你出一道题，做做。”其实有时是听懂了，但大部分的题总是听得糊里糊涂，好像总是隔着一层纸。但又害怕爸，不管听没听懂，听懂了多少，就假装听懂了。这样一来，本来就没太听懂，哪会做？爸爸生气了，手指头接连地在纸上点着：“这么容易的题还不会！不懂的地方问吗！”

可我真的是提不出问题来。后来当了老师，一再地告诉学生们，能提出问题来，才是真懂了。

我只好又掉眼泪。爸看我哭了，口气缓和下来：“来，爸再给你讲一次。”

爸今儿我告诉您：一道题讲一晚上，有时懂了，有时懂了一部分，常常是一窍不通。没办法，对于一些知识的学习，不承认天分是不行的。

1981年初春，我在丰盛中学上初二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得了过敏性紫癜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感冒，然后发烧，双腿的关节疼痛得我坐立不安。一夜一夜的睡不着。后来又发展到双腿奇痒难耐的时候，我才感到还有比痛更让人难以忍受的。那种痒是在骨头里，好像百爪挠心，痒得让人发疯。腿上让我挠出一道道血印，可还是无济于事。后来，双腿长出了一串串像葡萄样的水泡，大夫不让挠了怕感染，可痒得受不了，我就用手在没有水泡的地方掐。就这样，水泡起了一茬又一茬，像割韭菜一样，下去一批又长出一批。由于查不清病因，在304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，病